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白山松水奋力开启全面振兴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70年吉林转型发展纪实

巍巍长白山，见证着黑土地上70年的沧桑巨变；浩浩松江水，聆听着时代进步的强音新曲。

作为工业基地，从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到领跑全球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国之重器”从吉林走向世界；作为科技高地，从新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到我国第一颗商用遥感卫星“吉林一号”，现代化建设总有“吉林科技”；作为粮仓重地，从平均百斤产量跃升到稳定在700亿斤以上，“吉粮”丰富着百姓餐桌。

70年长路漫漫，70年砥砺前行。如今，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吉林聚焦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绿水青山保护，努力成为创新乐土、产业高地、生态宝地，开启全面振兴新征程。

从创业热土到创新乐土 改革重塑发展环境

1953年，林水俊从清华大学毕业，来到新成立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以为一汽应该有巍峨的厂房，然而看到的只是一片荒地。”林水俊并没有失望，作为我国第一座汽车厂的第一批技术员，他心里充满了自豪。

那一年，一大批“一五”大项目在吉林开始兴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在黑土地上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

工人们没见过汽车，拆掉样车没日没夜地研究零件，打磨配套；为了赶工期，大家吃住住在车间，日夜连轴干。吉林大地成为新中国的一片创业热土。

时光荏苒，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吉林和其他老工业基地一样，因体制机制等因素一度陷入困境。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使吉林再次迎来发展新机遇，借助改革，这里正在成为新的创业乐土。

2018年，夏志平带着便携式体外诊断仪项目来到长春南湖科技园开始创业。通过一滴血就能迅速检测出病毒感强度，这一技术国内领先。夏志平深切感受到吉林软环境的变化，这也是促成项目在吉林落地的重要因素。

夏志平团队不仅“拎包入驻”了现成的办公室，南湖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的实验设备也供其使用。公司用一年多时间就生产出实验室试制产品。

自2014年9月开园运营以来，南湖科技园已经吸引各类科技型、双创型企业360家。“我们将北京中关村孵化经验全盘引入，这里就是长春的中关村。”南湖科技园总经理喻涛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大力推进制度改革，进行营商环境改革。全省深入学习借鉴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等“放管服”改革成功经验，印发了《全面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到离群众、离企业最近的地方。

过去办一件事得查询各种流程，现在网站上一目了然；过去办理手续需要一周，现在到政务大厅几分钟就可以办好；过去申报材料需要分部门逐级申报，现在统一汇总一次性办理……

企业办事效率迎来大提速。目前吉林省企业开办时间由11天压缩到3个工作日，不动

产登记工作效率排名全国第二位。

改革也为吉林全面开放打开了新空间。吉林重新审视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的独特地缘特点，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定位和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向东、向南、向北三个方向并进。并充分借助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载体，利用东北亚博览会等平台，吸引国内外资本“闯关东”。

近两年来，华为、浪潮、科大讯飞等一批高科技企业争相在吉林布局，德国大众、韩国三星、日本丰田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来吉林洽谈。今年上半年，吉林省项目到位资金1150.38亿元，同比增长34.55%，企业类市场主体增长了14%。

从奠基者到排头兵 产业蝶变引领振兴路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作为老工业基地和粮食基地，吉林曾经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众多“第一”，奠定了新中国汽车、化工、轨道交通、电力、光学仪器的基础，成为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奠基者。

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昔日的奠基者，借助产业升级的新力量，积极推进汽车智能制造、先进轨道交通、商用遥感卫星以及现代农业发展，刮起“数字吉林”浪潮，促动老工业基地从“傻大黑粗”向“高精尖新”跃进，努力成为新的排头兵。

2015年10月，第一颗“吉林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9年6月，第13颗“吉林一号”卫星从海上升空。相较于传统的500公斤重的卫星，新发射卫星仅有40公斤重，成本也由1亿多元下降到了800万元。

吉林小卫星产业的发展，植根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为卫星配套的光学成像技术。从研发配套设备到生产卫星主体，吉林老工业基地实现了一个“数字蝶变”。

如今，吉林有了一个新标签——“卫星省”。小卫星背后，是吉林省航天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支撑。27家企业、2所高校、8家研究所组成航天信息产业联盟，相关的配套企业达300家左右。

在中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生产车间里，一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整齐排列。“我们争取让中国标准引领世界。”高级工程师邓海说。

中车长客的前身是始建于1954年的长春客车厂，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家专门制造铁路客车的企业。如今，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中车长客的产品已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着在地铁和高铁列车领域“中国智造”的新水平。以动车组制造为龙头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已在吉林隆起一条坚实的产业带。

走进今年2月投产的一汽红旗工厂新总装车间，200多个自动巡航小车“哼着”轻快的音乐运送物料零件，它们遇到障碍物会自动停住。车间智能化工位占比80%以上，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今年上半年，红旗生产整车近4万辆，同比增长298.6%。

作为我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以汽车制造为引领，推动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不久前，长春红旗小镇概念规划发布：将依托一汽厂区和



在长春南湖科技园，工作人员为创业者介绍园区情况。 ■新华社发

历史文化街区，建立红旗智能绿色小镇。

立秋刚过，在以水稻闻名的吉林市大荒地村，田里鲜见人影，却能看到不少监控器，各项数据实时传入监控室，一目了然。企业集中流转土地，对稻米进行深加工，打造“大荒地”品牌，农民收入连年提升。“每户年均收入十万元。”大荒地村村委会组织委员汪晶说。

大荒地的变化，代表了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我国重要粮食基地的吉林省，正在从原粮生产向品牌打造、农产品深加工延伸，与智慧农业、网络电商融合，加快农业经营主体改革，努力成为现代农业的排头兵。如今，吉林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超过6500家，近50%的玉米、80%的稻米、60%以上的畜产品经过加工转化，丰富着全国人民的餐桌。

从开采资源到守护绿色 白山松水夯实生态家底

绿色生态一直是吉林的“家底”：东部长白山林区林海莽莽，中部平原沃野千里，西部水草丰美……在白山松水间形成天然的生态屏障和自然天堂，成为铺展在东北的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新中国建设初期，广大林业建设者使用弯把子锯等原始生产工具，在长白山林区开始了“我为祖国献栋梁”的行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吉林向全国大量贡献原木，累计生产商品材1.5亿立方米。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吉林人更多地意识到良好生态是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也是最大财富。吉林在开发中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轰鸣的电锯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打“绿色牌”、念“山水经”的创业热潮，林业工人也从“砍树”变成了“看树”，生态旅游、林下经济蓬勃发展。

“返魂草，返魂草，它的全身都是宝，脚踏实地奔小康，明年再分大红包。”这是记者在红石林业局红石林场采访时听到的一首打油诗。林场场长张宝林说：“现在一棵树也不砍了，我们大力发展中草药，每年收益都很可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更加注重绿水青山的保护和修复。吉林东部森林覆盖率超过78%，保护的同时推进绿色转型；中部平原地带着力推进黑土地保护治理，筑牢粮仓根基；西部盐碱干旱、生态脆弱，利用河湖连通工程恢复了3500平方公里湿地……

生态好了，野生虎豹回来了，白鹤也多了。2016年7月16日，琿春市南沟屯村杨永胜在小溪旁看见对面草丛中趴着一只东北虎。在吉林东部，还有一些人有着和杨永胜一样的“遇虎”经历。权威监测数据显示，目前至少有27只东北虎和42只东北豹长期活动于吉林省区域内，有5个虎家族在此生存繁衍。

在吉林西部地区，如今一到秋天，就会出现百鸟翔集、人水和谐的盛景，全球90%的白鹤来到这里栖息停留。

吉林的冬天如今变得很火，过去的冷资源成了“热产业”，冰天雪地转化成了金山银山。2018年万科松花湖、北大壶、万达长白山三个滑雪场接待人次在全国十大滑雪场中排名前列；在舒兰市二合雪乡等地，冰雪旅游旺季时，经营农家乐饭店、民宿的农民，每户收入可达十几万元。吉林还着眼2022年冬奥会，与北京签署协议共谋发展，提出了“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的合作理念。

新中国成立70年，吉林成绩喜人，但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压力未减，实现高质量发展依旧需要爬坡过坎，久久为功。建设更为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发展面向全球的高端制造业、保护好生机勃勃的自然生态系统……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之下，吉林正在迎难而上。

（新华社长春8月13日电）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三枚“光荣弹” 两家鱼水情

2015年，退休后返乡居住的虎俊隆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草滩村古庄院取土修房时，从窑洞的木槽里挖出了两颗锈迹斑斑、仅能勉强辨认形状的手雷和一颗手榴弹。这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段尘封80年的长征往事。

经过虎俊隆等人两年多的走访调查，红军小战士郭文海的名字渐渐浮出水面。这些手雷和手榴弹就是他和战友为自己准备的“光荣弹”。

1935年，年仅14岁的四川娃子郭文海成为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的一名战士，不久便开始跟着部队长征。后来，他在甘肃腊子口战役中左腿负伤，和其他两名战友落在了队伍后面。同年10月9日，郭文海三人拼死赶上了夜宿彭阳古庄院的部队，然而第二天天不亮，大部

队就要继续行军。

体力严重不支，伤情又因药品缺乏而进一步恶化，郭文海等人再次掉队了。

为减轻负担，他们在离开前将携带的手雷和手榴弹埋在牲口槽内。

连走带爬，郭文海等人没走多远便倒在了禾草地里，被虎勇周兄弟三人发现。因语言不通，虎勇周无法分清郭文海三人的来历，只能先将他们带回家中照料，并用土法为他们疗伤。

当时虎勇周兄弟5人，一家老小共有八九口人，生活十分困难。看到老乡生活不易，在虎家休整一天后，其他两名红军战士便决定离开，把年龄最小的郭文海留了下来。

问题来了，如何解决郭文海的身份问题？凑巧虎家老大虎林周曾有一个儿子年幼去世，有感于虎家的恩情，郭文海便认虎林周为义父，虎林周还为郭文海起了个新名叫虎路生，意为在长征路上绝处逢生。

“郭文海在我家总共住了一年多时间，伤好后他还和我大伯到乡里当长工，挣得了一头驴子和两石糜子。”虎勇周之子虎志武说。

1936年底，郭文海在彭阳县地下党的安排下回部队。1939年，他曾专程去看望虎家老小，除了送钱，还给每位家人带了礼物。

新中国成立后，郭文海定居西安。虎林周1966年去世前，曾三次被义子请到西安旅游，他们在西安的合影保留至今。郭文海还将自己的二儿子郭平安许给虎林周当孙子，起名郭虎

宗，意为不忘虎家宗本。

1984年，郭文海带郭虎宗重返草滩村。郭虎宗说，父亲生前一直对虎家的恩情念念不忘，把虎家当亲人，他带我回草滩村就是让我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处，让我铭记虎家的恩情。

84年过去了，郭文海当年住过的虎家老院早已废弃，往事随着老人的去世渐渐模糊。查得手雷和手榴弹的“身份”后，虎俊隆专门在古庄院开辟一孔窑洞，为郭文海和虎家设立了展厅，他自己也成了展厅的义务讲解员。

虎俊隆说，希望后人能够从普通人的角度感受长征的不易、红军战士的不易、革命胜利的不易，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新华社银川8月13日电）

